

宁武之美

主编

郭宝厚

史话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宁武之美：史话/郭宝厚 主编/

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9 /

ISBN 978-7-200-07919-7

【作 者】郭宝厚主编

【出版发行】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9

【ISBN号】978-7-200-07919-7

【页 数】113

【原书定价】168.00(全5册)

【中图法分类号】K922.54;K292.54（历史、地理>地理>中国地理）

【内容提要】 本书分别介绍了宁武的历史、所经历的战事、地质特点和山水奇观以及宁武的人文风情、民族特色，并对其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巨大变化进行了讲解与说明。

【参考文献格式】郭宝厚主编. 宁武之美 史话. 北京市：北京出版社，2009.

小引

作为本书文字部分作者的我们，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并工作在忻州这片被称为“晋北锁钥”的土地上，对全市所属十四个县、市、区的情况虽然不敢说了然于心，但自认为还略知一二。但是当我们接到撰写本书的任务，企图对宁武进行一番文字的梳理与介绍时，却蓦然发现，一切都是那样的陌生和迷惘，自己过去对它的了解充其量只是一点点皮毛。

在我们早先的印象中，宁武同晋西北的多数县份一样，坡大沟深，黄土漫漫，十年九旱，地瘠民贫，是个穷地方，苦地方；即便是令宁武为世人所知的重要标志宁武关，在已经五、六十年不见战火硝烟的今天，也只能使人联想到“寒风”、“黄尘”、“闭塞”、“荒寂”等苦涩的字眼。后来才晓得，宁武并不穷，地上有“绿色银行”——管理着四万多公顷林木的管涔山森林经营局就设在宁武，是“华北落叶松的故乡”；地下有“黑色宝库”——宁武煤田是山西数得着的几个大煤田之一，可采储量达 230 亿吨，资源优势得天独厚。再往后，游览了芦芽山，方知宁武境内竟有那么雄奇瑰丽的峰峦，甚至觉得，如果仅就山光水色而言，芦芽山绝不逊色于我们忻州另一座享誉世界的名山——佛教圣地五台山。

此前我们对宁武的了解，仅此而已。

促使我们对宁武作进一步了解的是该县县长郭宝厚。从政之前，宝厚县长曾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理当划入文化人之列。我们主观猜想，正是这样的经历和背景，使他这个一县之长在筹划全县的发展战略时，一方面不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绿色银行”和“黑色宝库”发挥最大的效益；一方面对“文化”也给以特别的关注，倾心挖掘往往不为人

们所注意的另一种更为珍贵的宝藏——他倡导重印乾隆版《宁武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显然是缘于同样的考虑，他又决定编撰出版一册介绍宁武的图书，给素有“凤凰城”之称的宁武插一双现代传媒的翅膀，飞降于世人的案头，使更多的人对宁武有一个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并把文字部分的撰写任务交给了我们俩。

我们自然十分感激宝厚县长的信赖，慨然应允之初也信心蛮足。可是，当我们接触宁武、准备动笔的时候，才发觉想要真正走进宁武并非易事，面前竟有那么多未知的领域和待解谜团。我们想进入历史深处，理清宁武的履历，可随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朝代更迭，区划亦屡屡改变，如何判定其确切坐标？宁武号称“楼烦重镇”，当年楼烦国国都是否就设于宁武？隋炀帝曾在宁武境内建造逶迤百里的汾阳宫，其遗址又在何处？民间相传，“西有芦芽山佛祖之尊，东有五台山禅室之从”、“先有芦芽山，后有五台山”，有何依据？长达数十里的悬崖栈道因何而建，建于何年？在盛行土葬的晋北地区缘何会出现悬棺葬，葬的又是些什么人？那本该在永久冻土层地带才有的万年冰洞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它是怎么形成的，又何以能与一山之隔的千年火山长期地和谐相处？还有那些开凿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洞，又是怎样地机声隆隆，与炮火连天的援越抗美战争密切相关……山重水复的宁武，似乎到处写满了神秘、神奥与神奇。

我们不禁有点气馁，甚至产生打退堂鼓的念头。试想，如果对宁武这块土地缺乏透彻的了解，又怎能作出精准的描绘？可宝厚县长恳切相托，却之未免不恭。同时，宁武的神奇瑰丽也激发了我们写作的欲望和兴趣。未知的探求，谜团的解读，固然要付出更多心血，甚至还要冒一定风险，但冒险便意味着新大陆的发现，新知识的获取，岂不也其乐融融

融？

如此一想，也就不再有什么顾忌，决计与有意一睹宁武非凡风采的朋友一起走进宁武，细读宁武，品味宁武的种种神秘、神奥与神奇。但愿我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能不负各方期许。

目录

第一篇 历史篇——楼烦故地	1
第二篇 战事篇——雄关烽火	33
第三篇 自然篇——山水奇观	55
第四篇 民风篇——乡俗神韵	99
第五篇 腾飞篇——凤凰新姿	126
附录	147

第一篇 历史篇——楼烦故地

翻开浩如烟海的史籍，历朝历代都在宁武这块古老土地上留有或多或少的踪迹却又若隐若现，这里曾发生诸多关涉江山社稷的重大事件却又扑朔迷离。在重峦迭嶂般的历史迷雾后面，究竟湮没藏匿着多少鲜为人知的实情和故事？又有多少耐人寻味的悬疑和秘密等待着人们去破解、去品读？

1

要走进宁武，品味宁武，首先要了解宁武所处的地理位置，因为一个地区的历史总是发生于这块土地上的历史，历史的宁武必然是也只能是这块土地上的宁武。

应该说，我们对宁武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清楚的。它位于山西省北中部。“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其确切位置是在吕梁山北端的管涔山麓，地处北纬 $38^{\circ} 31'$ 至 $39^{\circ} 8'$ 之间，正与坐落在太行山北端的五台山遥遥相对。由省会太原沿同蒲铁路北上，或是由煤都大同沿同蒲铁路南下，恰好都是 180 公里的车程，列车便可抵达与县城一河之隔的宁武车站；若是乘汽车由市府忻州出发，不到两个小时（正在修筑的忻州至保德高速公路竣工后则仅需一个小时），亦可抵达宁武县城。但写下这段文字之后，我们自己便产生疑问：这样的描述有什么用呢？无论是谁，只要找张中国地图或山西地图稍作研究，都能得出同样的结论。而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宁武的

神秘、神奥、神奇，千百年来在宁武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与其地理位置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如果不能作出合理解释，我们对宁武的介绍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于是，我们打点行装，再次踏上宁武这块熟悉却又陌生的土地，希望能就上述问题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答案。

2

答案是在分水岭找到的。

分水岭位于宁武中部，顾名思义，是因“分水”而得名——岭之西南方向为汾河流域，东北方向为恢河流域。换句话说，汾河和恢河都发源于这里。人所共知，汾河是山西的母亲亲河，也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流水哗啦啦”的歌声多少年来一直在全国传唱，我们就不再细说。至于恢河，即便是在忻州市，知道的人恐怕也很少。但它却是另一条著名河流桑干河的源头——它出宁武，入朔州，便换了个名儿，叫桑干河。桑干河横贯晋北、冀北，之后并入永定河，最后入官厅水库，所以恢河同时也是永定河的源头之一。俗话说得好，“母凭子贵”。原本默默无闻的恢河，籍了桑干河和永定的大名也渐为人晓。

那天，我们登上发源了汾河和恢河的分水岭，心中忽然生出一种茅塞顿开之感：这不正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吗？因为我们想起了我国史学大家钱穆先生的一个观点。他认为，精密言之，中国古代文化并非赖籍于黄河本身，而是发源于黄河各条支流之两岸和其流进黄河时两水相交的那个三角地带。照此观点推断，汾河流域和恢河流域（以及桑干河流域）理应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之一。而且，根据史籍记载和现有的自然植

被情况判断，远古时代的管涔山并非如今这般模样。那时，山区古木参天，完全为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山下的汾河谷地和恢河谷地则是茂密的草原和肥沃的滩涂。森林，草原，山泉，河流，百兽出没，草肥水美，正是古人类栖息生存的理想去处。

事实上，这并非我们一厢情愿的妄自揣测。经文物部门几次普查，截至目前在宁武境内已发现阳方口、杨庄、前石湖村等多处旧石器中晚期古文化遗址和石家庄、暖水湾等多处新石器时期古文化遗址。其中既有属于仰韶文化时期的遗址，也有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还有在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青铜文化遗址，证明从 30 万年前开始，宁武境内便一直有原始人群生活繁衍。特别是地处汾河岸畔高地上的石家庄遗址，龙山文化特征非常突出，表明当时这一带的畜牧业相当发达，农业文明亦已出现。

如果仅此还不足以说明问题的话，我们不妨再引点“旁证”。在同为忻州市所辖、同处吕梁山区、与宁武县相距不过百里的保德县，曾经有过两大考古发现。一是“保德红土”。该县境内的新第三纪“红色粘土”相当发育，距今 2500 万年。红土中含有丰富的以三趾马为主的古脊椎动物化石二十多种，形成一个罕见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群，因而于 1927 年被国际地质学界命名为“保德红土”，保德全境也因此成为山西全省古脊椎动物化石保护区。二是“保德铜贝”。1971 年冬，该县林遮峪公社林遮峪大队的农民在修造大寨田时，出土铜贝 109 枚，海贝 112 枚，还有礼器、兵器、车马器等 35 件。经专家鉴定，文物属夏商时代，极为珍贵。尤其是铜贝，铸于商代晚期，约在公元前 14 世纪至公元前 11 世纪，是我国最早的金属铸币，被认定为中国铸币之滥觞，故被命名为“保德铜贝”，证明早在商代这里的商贸活动就已十分活跃。由此我们便可想到，与保德

一山相连的宁武整体状况应当不会有太大差别，经济、社会的繁荣程度已达到相当水平。

但这还只是事情的一方面。

3

另一方面，发源了汾河和桑干河的宁武，地形地貌同样得天独厚。

宁武多山，是典型的山区。全县山地面积 1888.32 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 95%；平均海拔 1800 米至 2000 米，即便与同样多山的周围县份比也是“高高在上”。境内山连山，峰连峰，有名有姓、算得上数的大小山峰就有 99 座。其中海拔在 2000 米以上者 49 座，占山峰总数的 54%。海拔 2784 米的荷叶坪山，既是宁武全境的最高点，也是整个晋西北的最高峰。这些山脉大都为东北、西南走向，并以上面提到的分水岭为界，中部高，两侧低，呈“马鞍形”。如果我们立足分水岭举目眺望，且假设能目及千里，那么穿越汾河河谷，便可将三晋首府太原和忻定盆地、晋中平原摄入眼帘；穿越恢河河谷，则可将金沙滩古战场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塞外大漠尽收眼底。

从军事的角度考虑，这样一种多山而又呈“马鞍形”的地理状况，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守都十分有利。倘若在此“占山为王”，境内有谷地可供耕种，有草原可供放牧，有森林可供狩猎，有河流可供舟行；如想扩张领土，则可顺势而下，长驱进击；若遇外敌侵犯，又有雄关险隘可供据守，有崇山峻岭可供周旋。因此，在以刀枪剑戟为主要兵器的古代，这里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便受到执政者和军事家们的青睐，常常成为征战和争夺之地。

于是，独特的宁武便有了一部独特的历史。

4

撇开无可稽考的蛮荒时代不说，自民族和国家形成以来，究竟是什么人最先出现在宁武这块土地上？翻阅我们所接触到的文献典籍，最先跃入眼帘的是一个叫“楼烦”的北方游牧民族。《宁武府志》载：“宁武之地在上古时无所考，至殷末而北戎楼烦居之。周成王世略通中国，后绝不闻。”

对于“楼烦”二字，我们多年以前就已接触过。那是我们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次到宁武，见城内鼓楼上有一醒目的牌匾，上书“楼烦重镇”四个大字。当时来去匆匆，并未深究。这一次，为撰写此书，特地查阅了有关辞书资料，才对“楼烦”有了较深了解。

依照《辞海》的解释，楼烦既是县名、郡名，又是关名、族名。一是县名。“（1）战国赵武灵王置。治所在今山西宁武附近。西晋永嘉中废。汉高帝七年（公元前 200 年），高帝破韩王信，乘胜逐经至此。有盐官。

（2）唐初为楼烦监牧地。龙纪元年（公元 889 年）置县。治所在今山西静乐西南娄烦。蒙古成吉思汗十六年（公元 1221 年）废入岚州。唐及北宋初期，曾为宪州治所。”二是郡名。“（1）隋大业四年（公元 608 年）分雁门、离石两郡治置。治所在静乐（今县）。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忻县、静乐、岚县、五寨、岢岚、兴县、保德、河曲、偏关等地。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改为管州。（2）唐天宝元年（公元 742 年）改岚州治。治所在宜芳（今岚县北）。辖境惟东部较隋郡为小，不包有今忻县地。乾元元年（公元 758 年）复改岚州。”三是古关名。“在今山西宁武东北。

隋大业三年（公元 607 年），炀帝北巡至突厥启民可汗庐帐，还入楼烦，即此。”四是古族名。“春秋末，分布于今山西省宁武、岢岚等地。精骑射，从事畜牧。后活动于今陕北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秦末被匈奴征服。移驻‘河南地’（今鄂尔多斯草原）。汉武帝元朔二年（公元 127 年）为汉将卫青所破。”

这些解释，无论是古县、古郡，还是古关、古族，无一例外都与宁武有关。其中，对“古郡”的解释中之所以未出现“宁武”字样，是由于当时宁武属静乐。可见，在被赵武灵王破灭之前，宁武一直是楼烦这个以畜牧为主、精于骑射的北戎部族活动的中心地带。金代诗人蔡可贤所作《楼烦》诗曾对楼烦部族的活动范围和生活方式作过描绘。诗云：

山前山后十六州，
天涯尽处是偏头。
云开大漠风沙走，
水斩长河日夜流。
万户金绘愁见月，
千群铁骑畏逢秋。
却思大汗无中策，
一曲哀笳依戍楼。

清代诗人张彦坤也写有一首题为《楼烦》的诗：

无数青山入望宽，
芦芽隐约挂云端。
磴盘鸟道三秦接，
人拥羊裘六月寒。
水涨巉岸诸岭隔，

穴居烟火几家残。

从来巴蜀称天险，

不比楼烦道路难。

清代大诗人朱彝尊亦有《楼烦》诗一首：

百战楼烦地，三春尚朔风。

雪飞寒食后，城闲夕阳中。

行役身将老，艰难岁不同。

流移嗟雁户，生计各西东。

这些诗作同样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楼烦”这一概念历朝历代一直在沿用，人所共知，相当普及，只是我们自己知识贫乏，过去没有在意而已。

此外，《晋乘蒐略》卷三十二还有这样的记载：“周王会（绘）图有楼烦国。”《山西通志》亦有“宁武古楼烦国”字样。这就在《辞海》所说的县、郡、关、族之外又多了一个“国”！想来，这样的记载绝非凭空想象或主观猜测。从殷商末期到赵武灵王时代，前前后后七、八百年，一个长期活动并定居于一个相对固定区域的部族，在此建立自己的国家，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相反，他们如果不建国，反倒有点不可思议。由此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的推理：当年，一个叫“楼烦”的北方游牧民族曾长期活动并定居于宁武一带，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楼烦国”；正是由于这块土地上曾经存在过一个“楼烦国”，“楼烦”二字才得以在后世沿袭，才有后来的楼烦县、楼烦郡、楼烦关，也才有“楼烦重镇”的牌匾。

那么，这个楼烦国的“国都”又在哪里呢？综合方方面面的历史记载，或许就在宁武境内。近年来，人们在宁武天池东北滨发现一处神秘

的古城遗址。遗址占地 3 平方公里，遗址上陶片、瓦砾、瓦当极多。当地农民犁耩下种时，不得不把这些瓦砾捡出来，堆积于地埂上。经多批考古专家现场考察，认为这些瓦砾中战国、秦、两汉、南北朝、隋、唐、五代、辽、金等各代遗物均有，原占地面积比今遗址还要大出好几倍，所以一致认定这里不仅是一处人类世世代代聚居之地，而且可以确定为是一座古城遗址。于是，有的专家便怀疑这里便是古楼烦国国都，但也有专家认为可能是古楼烦郡或古楼烦县治所。因双方均无有力证据，所以至今尚无定论，成为一个有待破解的历史之谜。

有待破解的历史之谜还不止于此。既然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一个叫楼烦的部族和国家，而且时间长达数百年，我们便完全有理由相信，这里曾经发生过许许多多的故事，有的故事还可能非常精彩。可惜，这个叫楼烦的部族或许同其它一些游牧民族一样，整天东奔西驰，忙于骑射，因而虽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也就未能像文化较为发达的华夏族那样，将那些精彩的故事记录下来，结果给后世留下一大历史遗憾。时至今日，我们只能展开想象的翅膀，在脑海中描摹他们生龙活虎、丰富多彩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情景。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考古事业的发展，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可以应用现代化的手段，将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情景复原呈现于世人面前？

此外我们还主观猜想，正是由于文化发达程度逊于华夏族，所以楼烦部族不仅未能将自己的历史记录下来，而且最终还被逐出宁武一带。落后就要挨打，历史就是这样的无情！

5

将楼烦部族逐出宁武一带的是赵武灵王。

从今天的行政区划看，忻州市所属东部几个县、市、区——忻府区（原忻县）、原平市、定襄县、五台县、代县、繁峙县，三国分晋之前便为晋国所辖，三国分晋之后则在赵国版图之内。据民间传言，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一带。市府所在地忻府区，至今尚有程婴墓、公孙杵臼墓、七贤祠、七贤巷等有关古迹和街道名留存。定襄县亦有藏孤台、赵武沟、赵武道等村名、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而在代县，则发生过赵襄子于夏屋山（今代县草垛山）诱杀代王并兴兵占领代地（今河北蔚县一带）的事件，此事在《史记·赵世家》中有明确记载。

与东部几个县、市、区的情况不同，西部几县的宁武、静乐、神池、五寨、岢岚、河曲、保德、偏关，无论是三国分晋之前还是之后，大部为楼烦以及另一精于骑射的部族林胡所占据。雄心勃勃的赵武灵王（公元前 325 年至公元前 200 年）执政后，既不甘于固守祖宗留下的疆土，更不愿在枕侧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楼烦国存在（事实上，惯于逐水草而居、流动作战的楼烦部族一直在威胁着以农耕为主的赵国的边境安全），便于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公元前 302 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改革。他通过长期战争实践，意识到中原人的长袍肥袖远远不能适应战争需要，因此决定改穿西北方游牧或半游牧人民的服饰，并学习骑射。于是，他以举国动员的宏伟气势和前规模掀起一场富有传奇色彩的改革——“胡服骑射”，使赵国的国力和军力迅速提高，成为威震诸侯的一流军事强国，相继灭中山，破林胡，逐楼烦，并将其一直赶到阴山之外。应该说，“胡服

骑射”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一场划时代的变革，从此古代战争形式便逐步由车战和步战为主的时代过渡到了骑战为主的时代，赵国则是这场变革的发祥地。

赵武灵王驱逐楼烦的战斗过程和历史细节我们不得而知，但却留下一块“试剑石”——

民间相传，当年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招兵买马，操练队伍，准备北逐林胡楼烦。可胡人究竟有多厉害？上上下下都不知底细，只是听说楼烦人铜头铁臂，高鼻蓝眼，像牛一样凶悍，因此赵国将士都不免有点心虚胆怯。赵武灵王觉察后，便暗里命铸剑能手铸造了一双赵王剑。

赵王剑锻造成型后，用宁武境内林溪山龙眼泉泉水淬过火，又经过七七四十九天开刃砥砺，直磨得截铜如土，削铁如泥。赵武灵王看过宝剑，重赏了造剑者，随后就佩剑上马，率精兵强将巡游山林。行至一块状似香炉的巨石跟前，他略一思忖，便挥剑向香炉石顶部劈去。一声巨响过后，石头顶部已破绽开裂。接着他又左挑右砍，前劈后挂，九削八刺，将巨石削刺得遍体鳞伤，而手中之剑却不损丝毫。见此情景，随巡将士欢声雷动，士气大振，随后便出师北征，大破楼烦。如今，香炉石仍在，就在林溪山深处、马仑沟半路、龙眼泉旁边、城墙梁脚下的公路一侧。其背山面水，高大雄伟，远看状似香炉，近看顶部裂成两瓣，躯体九孔八窍，因为是赵武灵王试剑所为，故又称“试剑石”。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可以肯定的是，宁武一带一定是赵武灵王驱逐楼烦的重要战场之一，已经盘踞数百年的楼烦部族也一定会凭藉上天赐与的地形地貌进行顽强的抵抗，只是未能抵抗得住改革后同样精于骑射、更为强大的赵国军队。从此，这里便划归赵国版图，开始融入中原汉族的农耕文化圈。紧接着，赵武灵王又在此置楼烦县，如前所述，治所就

在“今山西宁武附近”。“楼烦”二字便没有随着楼烦国和楼烦族的消失而消失，又成为一个固定的地名，为人们所认可、沿用。同时，楼烦族的退出，并不意味着战争的结束和消失，仅仅过了一百年，这里就又出现令人瞩目的一幕。

6

那是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改革整整一百年之后的汉高祖五年（公元前 202 年），刚刚建国的汉王朝发生一件大事：“韩王信叛降匈奴，与寇汉边至太原。七年，绛侯周勃击韩王信于磬石，破之，追北八十里，还攻楼烦三城。十年秋九月，信与陈豨合兵寇代、雁门，勃复败之于楼烦，定雁门十七县。”（《宁武府志·事考》）

这里说到的匈奴，早在战国时就已存在，主要在燕、秦、赵以北地区活动。秦汉之际，冒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势力日益强盛，先后统治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并经常南下攻扰。汉王朝建立后，冒顿单于乘其立国不久，又一次兴兵南侵，战火很快就蔓延到平城（今大同市）、雁门、楼烦一带。汉高祖便遣韩信驻守雁门、楼烦，阻止匈奴南犯。——此时，今宁武所属地域一部分属雁门郡楼烦县，一部分属太原郡汾阳县。但匈奴并未因此撤兵本土，反而大举进攻，包围了韩信。韩信无力抵抗（抑或是不敢抵抗、不愿抵抗），便“叛降匈奴”，并与匈奴合兵，击楼烦，攻雁门，直逼太原，严重威胁到汉高祖刘邦刚刚打下的江山。在这种情况下，刘邦只好于高祖七年（公元前 200 年）率 32 万大军御驾亲征，以便夺回失去的领土，平定这场边界风波。因争夺的重点是平城，所以有史家称之为“平城之役”。